

身是仙真可忘尘？歌台遗迹在阳春

——唐代春州刘三妹考述

□ 邱锦清

刘三妹，春州人，正史无载，方志记之，列入女仙类，可知她是一位神仙般的人物。其人其事最早见于南宋王象之(1163—1230)所撰《舆地纪胜》。之后，万历《阳春县志》以及《歌仙刘三妹传》《粤风续九》《广东新语》《池北偶谈》等清人著述出现刘三妹不同里籍的说法，应别有所本。诸说并存，或为附会，或为乌有，或非同一人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此外，诸书尚言及刘三妹善歌事。今人新著《阳春文史资料》《春州寻韵》诸书言刘三妹事或有讹讹。

鉴于此，笔者梳理史料，围绕刘三妹之里籍、身份及遗迹传说等方面展开探析。不揣浅陋，以期抛砖引玉。

一、考辨春州为里籍

现存最早记载刘三妹的文献为《舆地纪胜》，其书卷九十八“三妹山”条载：“刘三妹，春州人，坐于岩石之上，因名。”刘三妹是春州人，宋以前已有此说。春州，唐武德四年(621)析高凉置，领阳春、流南二县；北宋开宝五年(972)，废入恩州，六年复立，领阳春、铜陵二县；至大中祥符九年(1016)，与新州并为新春州，天禧四年(1020)复立；熙宁六年(1073)，废铜陵县入阳春县，废春州入南恩州。(参见南宋李攸《宋朝事实》)明清时期，改属肇庆府。1994年，撤销阳春县，设立阳春市。

清嘉庆年间陆向荣纂修的《阳春县志》(道光元年刻本)卷十二云：“刘仙祖父墓在县北八十里思良都铜石岩东之半峰，相传为李唐时刘三仙女祖父坟，今尚存，春夏不生草。”及至同治年间，方濬师撰的《蕉轩随录》卷九“刘三妹”条所载更详：“……刘三仙女者，刘三妹也。《寰宇记》《舆地纪胜》均载阳春有三妹山，以三妹坐岩上得名，今不知何在……”

至迟明万历年间，新兴女子有刘三妹的说法已经流传开来。譬如万历年间张文潜纂修的《阳春县志》和屈大均(1630—1696)《广东新语》均持此说。不谓万历年间志所据何本移录。雍正年间，春邑修志者将“新兴”二字删去，这其实是对“新兴说”的否定。

或许是受到屈大均的影响。道光《电白县志》、光绪《吴川县志》等官修方志，或范端昂所撰文人笔记《粤中见闻》等私人著述，皆予以采信。譬如邓淳纂修的《岭南丛述》(道光十五年刻本)所载刘三妹事与《广东新语》同。屈大均作为清初“岭南三家”之冠，思想家顾炎武(1613—1682)评其“弱冠诗名动九州”，后世所著受其影响当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稍后，刘三妹之父或其先流寓贵州(今贵港市)的说法流行起来，其轶闻趣事也更为丰富。

笔者所见刘三妹传歌的史料都是入清后文人所撰。清康熙二年至五年(1663—1666)，闵叙出任广西提督学政，其撰写的笔记体著作《粤述》也言及刘三妹：“……唐景龙中，贵县西山有刘三妹者，与朗宁白鹤书生张伟望歌酣，化石于山巅，遗迹宛然。至今谣俗尚歌，因立祠于此，祀为歌仙。”同时，曾灿(1626—1689)辑录的诗歌选集《过日集》卷二十收录李良年(1635—1694)《戏题粤风四首》(选四)载：“唐开元中，有刘三妹者，家得之水南村。十五通经史，善为歌，千里之内，闻风来者，率不能和而去……”

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卷八“刘三妹”条载其传歌事颇详：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，相传为始造歌之人，生唐中宗年间，年十二，淹通经史，善为歌。千里内闻歌名而来者，或一日，或二三日，卒不能酬和而去。三妹解音律，游戏得道，尝往来两粤溪间，诸蛮种类最繁，所过之处，咸解其言语。遇某种人，即依某声音作歌，与之唱和，某种人奉之为式。尝与白鹤乡一少年登山而

譬如《古今图书集成·明伦汇编·闺媛典》(清雍正四年内府铜活字印本)第三百四十六卷“闺奇部外编一”载：“……夫仙女三妹，系汉刘晨之裔，其父尚义，流寓斯土……而歌不传。至少女三妹，生于唐中宗神龙元年……年十二，能通经传，而善讴歌……”

吴淇(1615—1675)收录孙芳桂《歌仙刘三妹传》于《粤风续九》卷首，云：“歌仙名三妹，其先汉刘晨之苗裔，流寓贵州西山水南村。父尚义生三女，长次二妹皆善歌，蚤(通“早”)适有家而歌不传。少女三妹生于唐中宗神龙五年……”刘三妹的两位姐姐都擅长歌唱，由于她们早早嫁为人妇，所以没有传歌。现存最早系统记录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《唐书》“本纪卷第七”载：“(神龙三年九月)庚子……改元为景龙。”可知神龙年号仅使用了三年，所谓“神龙五年”在历史上从未存在，不符合历史事实，当属后世误记。王士禛(1634—1711)撰的《池北偶谈》又云：“相传唐神龙中，有刘三妹者，居贵县之水南村……”

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《歌仙刘三妹传》不说刘三妹是春州人，而是说其父或其先流寓贵州(今贵港市)，或许是因为诸如“不得已”等原因离开春州。然而，嘉道间岭南诗文主要代表、阳春人谭敬昭《三月二十二日遊通真岩(有序)》一文却说刘三妹是贵县人，不谓谭氏之文所据何本。据此，刘三妹当生活在初唐至盛唐之间，约神龙末或景龙前后在世，又或许于开元(713—741)中(《过日集》)迁居贵州(今贵港市)。

此外，道光《庆远府志》(道光九年刻本)载：“相传唐时有刘三妹者，系下洞村獠女，性爱唱歌……”，又光绪年间董鸿勋纂修的《永绥厅志》(宣统元年铅印本)卷六“曰车寨”载：“旧传古有刘三妹者，生苗洞，善蹈歌游戏……”，也许并非同一人，均疑似另有他人。

二、传歌南粤誉千秋

歌，男民及獠、獠诸种人因而观之，男女数十百层，咸以为仙，七日夜歌声不绝，俱化为石。土人因祀之于阳春铜石岩……一石状如曲几，可容卧一人，黑洞有光，三妹之遗迹也……

王士禛《池北偶谈》卷十六“粤风续九”条所载略异：

相传唐神龙中，有刘三妹者，居贵县之水南村，善歌，与邕州白鹤秀才登西山高台，为三日歌……复和歌竟七日夜，两人皆化为石，在七星岩上，下有七星塘。至今风月清夜，犹仿佛闻歌声焉。同年，睢阳吴再乘洪为浮州推官，采录其歌为《粤风续九》……

嘉庆年间曾燠(1759—1831)撰的《赏雨茅屋诗集》卷之九“珠江樵歌八首”条载：

歌仙昔有刘三妹，白鹤少年同戏游。郎唱摸鱼依踏月，《摸鱼》《踏月》，皆粤人歌)，歌如如胜过郎舟(暨人嫁娶必唱歌，昏夕两舟相合，男歌胜，则牵女过舟)。



通真岩摩崖石刻。 邱锦清 摄

三、刘仙修道留踪迹

现存最早记录刘三妹坐化的文献是《舆地纪胜》：“刘三妹，春州人，坐于岩石之上，因名。”万历《阳春县志》载：“铜石岩，在城北八十里思良都……相传新兴一女子刘三妹于此修行，得道而去……”乾隆年间，知新兴县事刘芳撰的《新兴县志》则说刘三妹本是新兴的女道士：“刘三妹，不知何人。《(肇庆)府志》：‘区怀瑞《游铜石岩记》有云：刘本新州女真，而春之铜石岩多载其遗迹。铜石岩为刘仙修道处。’”道光《阳春县志》卷之一“铜石岩”条对前人所说稍作修正：“相传唐时有刘三妹于此飞升，歌台遗迹在焉。”却又在卷十一“女仙”附记：“刘仙姑，不知何计(时)人，或云产于广西贵县……刘三妹者，唐景龙间人也。邑之铜石岩有石方正如案，俗名唱歌台，闻仙姑修真于此，后飞升云。”如今，春城有刘三妹、春湾、岗美、马水有刘三妹、潭水有刘三石等等，闻说皆是其附会传说。

四、骚客文人胜地游

通真岩，旧志作铜石山、铜石山、铜石岩等，位于春湾镇大同石村。北宋咸平(998—1003)初，赐太宗御书，藏于石室。三妹山因刘三妹坐于岩石之上得名，是否即铜石岩，不敢妄论。清康熙年间钱以培撰的《岭南见闻》卷一：“有铜石岩，为刘三妹成仙之处，至今月下游闻唱歌之声，皆为春州胜地。”《岭南丛述》卷六“崆峒岩”条沿其说。道光《阳春县志》卷一“铜石岩”条沿其说：“相传唐时有刘三妹于此飞升，歌台遗迹在焉。”至迟同治年间，就有人说三妹山“不知何在”(《蕉轩随录》)。光绪年间，湖南周广、郑业煌、郑业崇和魏恒同辑《广东考古辑要》时，也将三妹山、铜石岩看成是两座山。

为了一探究竟，笔者多次前往此地，实地探访“歌台暖响”“仙踪”等琳琅满目的摩崖石刻。现存“通真岩”石刻为知阳春县事郑业崇书于清宣统元年(1909)，门联“通灵古石仙遗迹；真赏名岩御赐书”则为顺阳都青山堡(今属松柏镇)人苏培桂撰、归善周樾书。苏培桂在上联右侧落款处点明了自己撰写门联的缘故——“宋帝真宗名赐通真，谨缀联语昭告后人”。1989年，通真岩摩崖石刻被公布为第三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。20世纪90年代重修门楼。

有民间知情者称，通真岩“刘三妹歌台”摩崖石刻是20世纪90年代或之后所刻。五代徐锴撰的《说文解字系传》(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)“姐”条载：“蜀人谓母曰姐，淮南谓之社。从女且声……”这也就是说，古代蜀地方言把母亲称作“姐”，淮南把母亲称作“社”。《春秋经传集解》庄公第三云：“妻之姊妹曰媵。”又《隋书》卷八“孝女王舜”条载：“姊妹俱长，亲戚欲嫁之，辄拒不从。”李白《寄东鲁二稚子》亦有句：“小儿名伯禽，与姊亦齐肩，李白的小儿名叫伯禽，已经与姐姐一样高了。由此可见，“姐妹”在唐代谓“姊妹”，谓辈中先出生之女子曰“姊”。作为春州胜迹，铜石岩题咏不胜

枚举。通真岩上半壁平处有祖无择、周敦颐题名。熙宁十年(1077)，转运副使许彦先再游通真岩有诗。南宋绍兴年间，胡铨游铜石山亦有诗。有明一代，“铜石岩自李宪台题咏”(康熙《阳春县志》)，庄思度、张元芳、蔡广麟、胡秉仁诸君子和之。清以来，解元梁佩兰以及邑人刘高核、谭敬昭、刘德瑄等游通真岩都有题咏。现选录刘三妹相关诗作若干，以飨读者。

李开芳(1544—1622)，永春人，巡道。其有《题刘仙女蜕岩》：
尘世仙踪不易求，打萝履屐上瀛洲。
石从天马驭风出，花向金鸡带晓秋。
蜕骨千年余坐榻，祥霓万丈护丹丘。
岩端忽听鸣环佩，拟是云中神女游。

此诗意境深远、蕴含道教文化意象，“蜕骨”“丹丘”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修仙叙事片段，未向对神女的遐想，富有浪漫色彩和神秘感，与前文的仙踪传说呼应，既贴合瀛洲的神话背景，也延续了全诗缥缈空灵的氛围。

刘裔棣(1627—1698)，三甲人，顺治庚子科(1660)第十九名举人。其有《铜石岩访刘仙遗迹》：
云岫远向青霄去，冷落空岩雨雪霏。
翠壁影中藏冉冉，落花流水客依依。
曾同阿母瑤池宴，常共兰香古洞归。
试问蓉城消息，几时鸾鹤更南飞？

此诗语言典雅，意境悠远，兼具唐诗之神韵与宋诗之理趣。“瑶池”“兰香”“鸾鹤”等意象具有浓厚的道教或仙侠色彩，“兰香”意象彰显了作者坚守高洁品格，而对鸾鹤南飞的追问寄托了作者对美好事物或佳音到来的殷切期待。

刘德瑄，潭水人，同治甲子科(1864)第三十三名举人。其有《通真岩》：
青铁嵌成碧碧岩，仙人去后一山孤。

春白雪》调。一日，至岩顶唱咏数日，和者攀跻无从。姑教取梯由中孔乘上，迫人上，姑已去。止见岩顶石面有二石：一肖麻蓝(篮)，一肖水碗。至今即早月，碗常有水。岩傍有石窟数处，形如田丘，岁中常产不稼之禾，谓之三姑迹云。

道光年间邓淳纂修的《岭南丛述》卷六“洞清岩”条所引自《罗定州志》，又略有不同：“……岩顶高峭，迫人上，而姑已去。见岩顶石面有二石，一似麻蓝，一似水碗。至今旱时碗水不干……”

传说刘三妹坐化的地方除了春州、新宁县(今台山市)、开平县、罗定州、尚有开建县(今封开县)、怀集县、化州、永安州(今属蒙山县)等等。此不赘述。此外，新会县(今属新会区)、电白县(今属电白区)、吴川县(今吴川市)均建有纪念刘三妹的建筑。颇有意思的是，光绪年间毛昌善纂修的《吴川县志》补了一句“湫虞与杜十姨无异”。

悬崖乳滴泉都献，断壁根拳树不枯。
月夜闻风声缭绕，歌台环佩影模糊。
只今磴道多瑛草，付与僧雏煮茗炉。

此诗怀古伤今，融合了神话色彩与现实场景。首联蕴含了作者对生命的追问，颈联听觉上的“缥缈”与视觉上的“模糊”，交织出一种空灵、幽远且略带感伤的氛，表达了作者对刘三妹的深切怀念。

刘德瑄又有《阳春竹枝词》(选一)：
白鹤书生去不还，刘仙石几几痕斑。
月明忽听歌声起，疑是通真石洞间。

此诗“白鹤书生”叙事应该受到王士禛、屈大均等人的影响。最后两句也定格了一个由视觉(“月明”)、听觉(“歌声”)与心理活动(“疑”)交织而成的生动刹那，描绘了一幅月夜闻歌、疑入仙境的画面，风格空灵、含蓄，富有想象力。

刘三妹生活的年代去今久远，现存唐宋史书又暂时没有发现其生平事迹的完整记载，或许有散见于各种文献的只言片语而未被世人发现。《舆地纪胜》是现存最早记录刘三妹籍贯的文献，今见是书云刘三妹是春州人。及至清代，刘三妹又有刘三姑(雍正《罗定州志》、乾隆《新兴县志》、《岭南丛述》等)、刘仙、刘仙姑、刘三仙女(道光《阳春县志》)、刘三太(道光《电白县志》)等诸多不同称谓，至于刘三姐乃20世纪60年代前后出现的人物，所谓的传歌路线也许是后世的美好推测。刘三妹里籍传说并行于世，有时甚至有矛盾之处。譬如雍正《罗定州志》《岭南丛述》等说刘三姑是阳春人，乾隆《新兴县志》则载刘三姑“本新州女真”，也许并非同一人，或仅局限于当地传说。最后，笔者建议阳春市宣传刘三妹应该正本清源，并适时将“刘三妹传说”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这对于增强文化自信、建设文明阳春具有重要意义。



清光绪年间《广东考古辑要》将三妹山、铜石岩看成是两座山。



远眺铜石山。 邱锦清 摄